

赤裸對話「何處可不見？」 Naked Dialogue “Making Visible the Invisible?”

藝術家劉學成 x 藝穗會創辦人謝俊興

日期：7月15日(六)

時間：下午3時30分至5時

地點：樓上劇場

「我雖無碧眼，但自幼亦能見凡人不能見之異象。」藝術家劉學成自幼便有靈異體質，亦與藝穗會結緣已久，2017年的夏天，他再續前緣，在這裡打造了一場「第三眼」的展覽，通過藝術媒介，借用觀眾的觸覺、視覺、聽覺打破必然，挑戰眼所見的「事實」。

Benny (B) | Hanison (H)

B:

今次的展覽是劉學成用他的「第三隻眼睛」去看事物，看第四度空間。我們稱之為「異能」，或許只是我們太著重於這個現實世界了。我記得小的時候的一個晚上，看到床邊有一個戴著帽子的男人，叫聲驚醒了大人們，最後婆婆就用了一個土方，捉了數隻蟑螂放在碟子上燒成灰燼，要我喝下去，之後便再也看不見這些東西了。所以我來到藝穗會這幢百年建築已經三十多年，都沒有看見任何「東西」。不過有一次你在Colette's（藝穗會的二樓餐廳）的房間內，就看到一個「物體」，換著是我們一定不會說出來，但你就不一樣了，你會不斷說這些事情，甚至為他們寫文章。

H:

話說展覽開幕後我到Colette's吃飯，窗戶上一直有個倒影，起初還以為是坐在旁邊的人，後來才發現是一位「朋友」，一位光頭的中年男士，就在窗外偷看我們，一時站高一時站低，距離我不到一個身位，我便立即離開座位，過了一會兒再回來他已經不在了。

我經常有一些不同的感應或者是看見各種靈異的東西，從小便有這種體質，小時候別人以為我是傻的，母親也說我眼花，看錯了，以為我在虛構故事。我那時候不懂分辨，以為他們是人類，精神有問題的人，因為他們的行為很怪異，有時在路中心叫囂、彈跳、滾動。當我長大後便漸漸意識到他們並不是人類，是屬於另一個空間的朋友。

由於整個過程是循序漸進的，我沒有甚麼驚嚇的反應，他們反而給予我很多想像的空間，例如在小時候認為人可以飛天，原來人的雙腳可以不貼地，讓我可以天馬行空想像很多事情，為我的創作上帶來一定的啟發。

B:

你讓我想起公公留下的一些章回小說，小時候我會拿來看，例如《火燒紅蓮寺》、《濟公傳》等等。當中最深刻是一個唐代傳奇，一班文人雅士在喝酒聊天，突然有人說假若今天是個月圓的晚上就完美了，其中一位道士使用剪刀剪下一個紙圓形，貼到牆上，唸了一個咒語就成了月亮。這個故事確實令一些想像力豐富的小孩信以為真。

H:

我也很喜歡看線裝書與古典文學，自己也收藏了很多，文學對於我的創作也有很大的啟發性。小時

候我會看民初作家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書中的人可以禦劍飛行，用胡蘆捉妖怪。我小時候懷疑那些「朋友」難道就是書中的俠侶？就是那個道士？靈異體質，結合了文學以及我的宇宙觀，就成為了我現在創作的其中一個方向了。

B:

除了閱讀外，你的畫室還收集了很多舊物件，例如油燈、香爐，還有最近收藏的一面鏡子，稱為風月寶鑑，是關於紅樓夢的一個警世故事。你的想像力往往能為一件物件帶出很多故事。

H:

舊物件對我來說除了是一個歷史的載體，也見證著時代的變遷。有時我帶領導賞團分享歷史的時候，會把這些物件作為引子，讓大家知道以前香港的歷史。這些物件可以成為我說話的立足點，相比一個警世的道理或教訓更容易理解，觀眾聆聽的時候也會感覺更有趣。

又例如當我在創作木雕塑的時候，我就會拿起一塊木頭，順著木頭上的紋理觸摸，也可能是順著大自然的定律，裡面充滿啟發。所以畫室內的桌子經常都被不同的東西包圍，當我一坐下來思考創作方向，便隨意拿起附近的物件，觸摸它，尋找它的門路，為我的感官帶來很大的刺激。

B:

這次展覽使用了紅豆這個元素，原來二戰結束日本人投降當天，牛奶公司其中一位沒有關進集中營的土耳其籍員工第一時間跑回倉庫，查看有甚麼剩餘的物資，在倉底發現幾包紅豆和冰糖。你就把自己喜歡捉摸東西的性格，加進紅豆中，當觀眾把手放進盤底，就會發現內有玄機。

H:

紅豆也寄寓了很多事情，文學上就代表了相思之情。我希望展覽除了靈異事件的包裝，也能道出很多底蘊。靈異事件只是一個引子，乘載著很多歷史故事，同一時間我也想討論一下生與死的關係，情能否留住，在生命中要如何正視，要如何看待生命，要如何思念已經離開了的親人。我希望觀眾能夠更加深入地想一想在觸感、視覺、聽覺上體現到甚麼，有否勾起你對生死的看法，勾起你對已逝去的親人的感受。

你會看見有兩堆長長的紅豆鋪在畫廊入口處，有朋友問我為甚麼不安裝一個架子，而要放到地上。如果大家知道日本的茶室，它的門楣很低，要求所有享用茶道的人都要鞠躬進門，以示對空間和茶道恭敬之心。我把紅豆放在地下的用意就是你每一次玩弄、撥開紅豆的時候都要蹲下去。這個行動是有指引性的，兩堆紅豆可以理解成兩個墳墓，整個動作就像你掃墓時蹲下去除雜草，整理墓碑。我自己每一次進場也會蹲下玩一玩。

B:

你一方面很「離奇」，但另一方面又是一個很「貼地」的人。尤其你對於社區的接觸和投入，你會背著箱子做漂書，既是社區活動，也是藝術活動。你又是如何看待兩者的關係？

H:

我認為至少兩者的起點是相同的，就是自己對於這個世界或是某個地方的情。只要你對一個地方，或者一件物件建立了情感，也不會捨得去傷害他、失去他。社區也一樣，我在西營盤長大，眼睜睜看著他完全變了樣，美好的事物都將要失去，這令我反問自己，是否有能力挽留？又或讓大家都關注這個問題？就好像一件藝術品要放在藝術館裡展出，而另一個活動就是在街頭與觀眾真切地交流，啟發大家。宗旨大概是相同的，只是路徑不一樣。

B:

話說回來，這裡已裝修了十二次，今年（2017年）將會做第十三次，每一次都有破壞性，無論是髹上油漆或是拆掉牆壁，這能算是保育嗎？就像今次展覽用上的舊木門，我們曾為它塗上了深豬肝色的油漆，直至有一次裝修，油漆師傅指出木門已經有10多層油漆了，並拿起火槍把一層層的油漆去除，從豬肝色變成灰色，從灰色變成白色，從白色變成綠色，這是一種時代的見證。師傅花了一星期完成這個工作，把這一百年多的油漆除掉，把木材還原。木門成為你今之的展覽作品可謂非常合適。

H:

對，就好像做保育，有時你明明知道自己不能夠改變甚麼，因為時間一定會改變的，但我是否有能力把事情留住，把事物流傳得更久？其實這也是我的動機，把事情留住，避免發展得太快。

我幻想在那個戰後那個物資缺乏年代，連溫飽都成問題，甚至出現人吃人、吃屍體的情況，當時的冰糖和紅豆想必是很珍貴的資源。當牛奶公司的職員打開倉庫一刻，我就聯想到他們很高興、很興奮、很有希望的感覺。於是我在門縫堆放了一些冰糖，下面墊了燈光箱，看起來有一種如水晶般珍貴的感覺，以此把這段歷史記載下來。

B:

在這個展覽前，記得伯母在一個晚上來探望你，她說已經很久沒有見過自己的兒子了，但她只是在旁邊耍太極。前天晚上，你做了一個說書的節目，我拍了一張照片，就是你母親面對著你，整個晚上都很用心地聽著你講的故事。關於她，可能要用美國人的句子才能表達到：「She is there for you.」。我認為這種母子關係是很舒服的，也許你沒有完全瘋癲的原因，是因為母子之間的情能夠給予你一個定心台？

H:

是的，母親由始至終都很支持我修讀藝術。我一生中有幾個最愛的人，嫻嫻、父親、母親，我的嫻嫻和父親已經離世了，現在只剩下我的母親，她就是我的最愛，由始至終她也很支持我讀藝術。我父親也曾經說過：「你修讀藝術吧！藝術直到現在都還沒有消失，一定有它的意義。」就是因為這句說話，我就很放心地去讀藝術，很任性地，想做就做，就造成今天的我了。當我一說起這些話題就不行了……

B:

我先說一說這個比較沉悶的話題，讓你收拾一下心情。在愛丁堡的某個地方，有一個作家羅伯·史蒂文生（Robert Stevenson）的雕像。在蘇格蘭只要有看過英文書的人都會接觸過他的名字，他創作的《金銀島》就是很著名的童書。但當時他是家族中最沒有用的，身體孱弱，他的叔伯兄弟卻每個都是雄赳赳，而且不是醫生就是建築師。現在想起來，有沒有人為那些工程師，醫生立雕像呢？很可惜沒有。但現在仍然有人記得羅伯·史蒂文生，一個當時大家都認為沒有用的人，這就是藝術和文學力量。回應你父親所說的話，他說得真的很對，藝術可以流傳後世的力量是不不少的。

H:

教我雕塑的老師只教了我一會兒就說：「劉學成你是個濫情的人。」小時候我不明白甚麼是濫情，但漸漸意識到那是指感情氾濫，有時候我對任何事物都會賦予一種情感。現在我每次都會提醒自己，開始把作品中的感情減少，不能在作品中流露出太澎湃的情感，因為這對自己不好，也對觀眾不負責任，沒有人需要去承受我的情感。

有時候我會很「禪」，雖然我不是信奉佛教，但我的心很「禪」。我喜歡靜坐、燒香，燒香的目的並不是要祭祀，我只是想靜心地，望著一縷輕煙，我就能夠達到一個虛空的狀態，想很多事情。這個展覽有很大部分的點子都是從這一柱香而來，而另一部份是從水底而來。其實兩者都在製造一個相同的空間，水底非常寧靜，沒有人能夠干擾你，即使有人在你身旁游泳，都是一個很寧靜的聲音，你望上去是一片藍色的天空，很漂亮的水波，這一分鐘、半分鐘就是你靜思的空間。要是我的腦袋閉塞了，就會燒一柱香去思考，或者去游泳。

B:

你令我想起一個朋友，她是接生護士，她曾經說過從嬰兒的眼睛可以分辨他們是否第一次來這個地球，是否是一個老靈魂（old soul）。你給與我的感覺就是一個老靈魂，因為你喜愛的東西都是古老的事物，與你的年齡和性情並不盡相符。

H:

當我見到一些舊東西，會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我會想重新擁有該物件。我不知道是否因為前世今生的看法，我也沒有去考究輪迴的理論，我不是太在意這種理論，但我認為有些事情是注定，它的出現是一種漣漪，輕輕地敲進你的心。我曾經叫人幫我算過「三世書」，對方說我上一輩子是一

個道士，再前一輩子是一個文人，也有這個可能呢。

B:

再說一下你的作品，上次展覽有一位居住在洛杉磯的收藏家對它們很感興趣，只是運送過程需要把它們拆掉，然後由他自己安裝，作品很容易損毀。

H:

有朋友曾經建議我的作品要便於收藏，可以考慮製作銅製品，能夠保留數百年，又能夠賣得高價錢。但有時我會想，作品是否必然要追求永恆，或是方便收藏家？當然，藝術家也要吃飯，但我認為有時候做一件作品，我需要真心真意去想出最恰當的呈現方式，或者是最恰當的材料，要用木材的時候就要用木材，我並不會考慮因為要方便收藏家收藏就把它變成銅製品。

其實有時作品流失了，我回想起來也會有點可惜，但我認為所有事情都有因由。這件作品最好的時刻就是在展場內，出現過了，之後假如不能夠保存，就讓它回歸自己要去的位置吧。這也是我希望自己能夠釋懷的事情。

B:

我想說一個故事，我們幾年做了一齣戲劇，當時導演說需要一隻雞，演員演戲時牠便在舞台上任意走動。演出後我們都不知道如何處理那隻雞，有一個同事就建議把它做成雞湯，我們的舞台經理Owen就說：「我們不殺演員。」你說過為這個展覽做的幾個高腳盤子之後可以放生果，又或造成燒烤爐，這些紅豆展覽結束後也會吃嗎？

H:

對，雖然紅豆也是演員，但我們不會浪費食物。展覽結束後，有朋友也想要把紅豆煲糖水來吃，你們也可以過來拿紅豆，其他可以捐贈到食物銀行，不要浪費，只要清洗乾淨就沒有問題。

B:

我想說說跟劉學成合作其實都是很「爽」的，因為他很「玩得」。「玩得」的意思是如果我拋一個主意給他，他除了會拋回來之外，還會玩一下花式。在這個Cultural Heritage的文化保育節目內的Learn • Play • Lead中，「Play」對於做創作是非常重要的。畢加索（Picasso）在82歲看畫展時他說自己12歲已經可以畫到好像拉斐爾（Raphael）那麼利害，但我到88歲才可畫得像一個四歲的小孩（原句為「It took me four years to paint like Raphael, but a lifetime to paint like a child.」）。其實他想表達的是四歲的時候，你不是在創作，而是在玩，這才是最高境界。



主辦
Organised by



捐助機構
Funded by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
同心同步同進 RIDING HIGH TOGETHER